

超 級 女 間 諜 川 島 芳 子

謀 海 遊 龍 集 之 二

● 唐 柱 國 (大 學 教 授、自 由 作 家)

奇 人 奇 事 最 高 機 密

抗日戰爭期間，隸屬日本軍部的女諜川島芳子，可謂大名鼎鼎。甚至連北方一些之無不識的鄉下老太婆，也知道世上有這麼一號角色。關於她的傳說稀奇古怪，許多都是想當然的以訛傳訛，甚至此人究竟是男是女，也有爭論。直到戰後她被我國政府以漢奸罪明正典刑，北方新聞界還掀起一陣受刑者是否正身的風潮。間諜本當無名，這個怪物知名度高到婦孺皆知，算得上是異數。

真正對川島芳子一生有全面性瞭解的，恐怕只有中華民國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。包括她的兄弟姊妹在內的家人，只能提供她比較可信的出身資料；運用她的日本軍部，只知道她成年並加入特務系統後的工作表現。而在日本投降後，負責逮捕她，並勒令她交代一切的軍統局，才將她一生的各個片段串連，拼出一幅全圖。負責帶隊到川島芳子的北平住所執行逮捕任務的，是筆者的忘年老友桂洵。我在「最高機密」一書中，曾提到過這位奇人，他是個大近視眼，看報紙時有似用鼻子嗅油墨，但手槍射擊卻百發百中，說打眼睛不會打到鼻樑，原因是他射擊不是靠瞄，而是憑感覺。指揮逮捕行動的，是軍統局華北區區長張家銓將軍，他是清朝名臣張之洞的四世嫡孫，兒子是現已轉入別行的台灣電影界名人張法鶴。張將軍顧慮到川島芳子可能拒捕，才派精於射擊的桂洵前往捉拿。不料打開室門之後，竟是一房刺鼻的鴉片煙臭，川島芳子已蜷縮成一團，呈半死狀態，全然沒有反抗能力。這

是我從桂洵口中獲知的當時的實在情形。包括川島的胞兄愛新覺羅·憲均在內，許多墨客所講述、寫出的逮捕經過，都有似想當然的小說。

清 肅 親 王 善 耆 之 女

川島芳子的生父，是清朝最後一位肅親王善耆。肅親王是滿清世襲罔替的「鐵帽子王」之一，爵位傳自清初著有軍功的豪格，善耆是他的第八代嫡裔。他們這一世家世受清廷國恩，對於清朝覆亡，當然恨入雲天。

但是八旗子弟養尊處優二百餘年，已完全失去抗拒鼎革的能力，善耆還算得上是有志氣的，他懷著匡復清室的美夢，舉家遷往日本佔領下的旅順，幻想能說動日本，幫助他完成大願。

善著有妻妾多人，子女卅八個，川島芳子是他排行十四的女兒，出自他的「第四側福晉」張佳氏，取名顯孖。這個女兒生於一九〇六年，當時善著官尊爵顯，除了世襲的王爵之外，還身兼行政系統的民政部尚書、御前大臣、護軍統領三要職，堪稱權勢薰天。善著於八國聯軍陷北京時，結識在日軍司令部中當翻譯的浪人川島浪速，善著對川島的才略至為欣賞，很快便對這位身分差自己許多的日人言聽計從，後來更折節與之結為兄弟。滿清覆亡後，善著就借重川島的關係，到日人佔領下的旅順求庇，並按日本習俗將女兒顯孖送給川島浪速做養女。川島將顯孖改名「東珍」，攜往日本培養，住在東京附近的福本市。

### 另類人物不讓鬚眉

善著與川島之間，對於這個女兒的教育，是有默契的，他們都寄望這個女兒，未來在清皇朝復辟運動中，扮演重要角色。

基於這個設定的培養目標，川島容忍甚至縱容他這個養女到處闖禍，讓她養成天不怕地不怕的氣概，完全不以日本淑女

的標準要求她。這個女孩在浪速刻意塑造下，果然成了以復辟滿清為職志的另類人物，她的個人條件甚為優越，除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氣概而外，能講日、英、法、華等國語言，能用以上各國文字寫詩，卅年代日本流傳甚廣的好幾首歌，詞、曲都是她所作的，甚至繪畫也有相當造詣。這樣一個年輕女性，在任何社會中，都會有很強的吸引力。或者可以說，她具有了做國際女間諜的最佳資質。

一九二八年，已正式用名川島芳子的原滿族廿二歲少女愛新覺羅·顯孖，隻身由東京潛來中國上海。她在這個中國最大商埠，碰到了日本陸軍特務機關派駐上海的田中隆吉少佐。田中正在物色女性諜員做他打探、蒐集情報的爪牙，於是川島馬上被他派上用場。川島芳子第一步是進入高級舞廳當舞女。

當時北伐剛告成功，上海歌舞昇平，在南京任職的顯要每到週末便到上海耍樂，舞廳當然是最好去處，這些新貴對於潛藏在陰暗角色中的危險因素全無警惕，川島芳子很快便大有斬獲，她最得意的是從立法院長孫科處一再騙得了高層的絕密情報，這種成果使得田中隆吉也大喜過望，

日本軍部高層也知道他們在上海有這麼一個了得人物。

零星的情報蒐集，當然滿足不了川島芳子的胃口，她是一心要幹大事的。區區的田中少佐，只不過她向上層攀爬的第一個階梯，她需要的是權傾天下的後台。一九三二年，川島與田中共同策劃，並成功地誘使「三友實業社」的愛國分子格殺日本僧人，構成了「一·二八事變」的導火索，弄得中、日雙方在上海大打起來，將中國政府和外國輿論的注意力都吸引在上海，有效地掩護了當年三月一日偽滿洲國的成立。

這一大功，使川島芳子在日本軍部中的鋒頭，蓋過了她姘居數年的田中少佐，于是她另擇高枝，攀上了後來做過日本陸相，這時尚是奉天特務機關長的坂垣征四郎大佐，和十年後晉任大將的天津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，並透過這兩條管道，結識了兩個掌握日軍在華實力人物：關東軍司令本庄繁，滿洲國軍政部最高顧問多田駿，且先後拜了這兩名大軍頭為乾爹。這一來，她的腰桿便硬了！

### 敢作敢當大起大落

川島芳子是借關東軍要她護送溥儀的慕鴻皇后從天津潛赴大連，而離開她間諜勾當的第一站上海的。她連哄帶騙，將慕鴻弄到大連，與宣統皇帝溥儀團聚。這一來，遜清的廢帝跟日本人合作便無所忌憚，於是滿洲國很快正式成立，愛新覺羅家族在日本卵翼下，又有了自己的基業，川島芳子為完成她生父的理想，算是做了一件很關鍵的事。

偽滿洲國成立後，地方上非常不平靜。川島芳子向手握剿撫重權的多田駿建議，由她這個滿清皇族成員出面，組織一支軍隊，代替日軍執行掃蕩任務。在多田尚在猶豫時，川島利用她的新妍頭、日本軍部在東北的重要特務河本大作大佐替她說項，道是以滿洲人來綏靖滿洲，對日本帝國最是有利，這一說辭打動了多田，他將剛招撫到手的三千名胡匪交給川島芳子。川島將這支人馬命名為「安國軍」，她自己改名金壁輝，出任司令。

這個女人的本領確是不凡的，敢作敢為。她為求部隊發展，把原來張宗昌的兩個軍長程向瑞、方永昌也招來做了助手，有這些過去帶過大軍的角色為她充場面，「金司令」居然自行佩上「大將」肩章，

成了東北一號重要人物。

「金司令」這時已糜爛成性，不但跟關東軍司令本庄繁、參謀長小磯國昭（後來做過朝鮮總督、日本首相）、多田駿等都有性關係，而且公然蓄養俊男取樂，並四處搜刮財物，貪得無厭。由於她處於「通天」地位，連偽滿洲國的日本中級官佐，都怕她三分，有一次她手持多田駿的荐書，找到駐遼寧朝陽的日軍部隊長，在那裡硬敲了廿萬日元，這筆錢相當於現在的金額是不少不易換算，而川島與田中海製造「一二八」這種驚動全球的事件的專案經費，不過二萬日金而已。

### 人生如夢身分多變

「金司令」的順風船駛了兩年，在她沒料到的情形下，突然擱淺。一九三五年，在上海跟她海誓山盟，而後被甩掉的田中隆吉，被調到關東軍司令部，且正管著「安國軍」這部分業務。田中對他的舊情人憤恨至極，馬上公報私仇，撤了「金司令」的職。川島芳子立刻在滿洲國無地容身。

正在「金司令」處境狼狽的時候，忽然柳暗花明，她的乾爹之一多田駿被發表

為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，掌握了日本在華北的最高軍權。多田的新職又需要川島芳子這樣一個人為他處理見不得人的雜務，於是這個剛卸下「安國軍司令」的滿族女人，又如魚得水，在華北開始了新的階段。

她為日本軍部效命，真是放下了一切。掛過「大將」肩章的金壁輝，竟然又成了天津舞廳中的舞女。又不斷變換身分，在社會上幾乎是神出鬼沒，弄得他的對手眼花撩亂。

對於日本而言，她是有效效的，她策反了曾手握重兵的馮玉祥舊部石友三等舊軍人下水當了漢奸，並在這個基礎上秘密組成了「華北自治委員會」，只待日軍正式進兵華北，這個備用的漢奸組織，便到前台充當傀儡。川島芳子能量之大，可以想見。

但是，這個女人由於長期酒色過度，已呈殘花敗柳狀，骨瘦如柴，鴉片煙薰得她脫了形。七七事變之後晉任為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的多田駿大將，也就不再看重她了。在日軍高層吃不開，但在平、津地方上還是有她的勢力，操平民百姓生殺大權的日本憲兵隊，仍很買她的帳，她靠了

這一勢力，在她定居的北平城內作惡多端。

她一身日本軍裝，腰上掛著手槍，腳上登著大頭軍靴，出入多名馬弁隨身，還是一副大人物架式。「公館」裡除養著供她玩弄的小白臉男人外，一時興起，還召來平劇女演員，供她狎玩，這些被點名上門的女性，進出皆得給她叩首，她還是以「金司令」的派頭受禮，稍不如意便又罵又打。

這種小打小鬧型的生活方式，當然滿足不了川島芳子的胃口，她要幹大事的初衷，始終沒有放棄。二次世界大戰後期，日本師老兵疲，敗象已露，有意在中國停戰，但苦無與我在重慶的最高當局接頭的管道。

川島芳子摸清了日方的底細，有意插手這一筆天大買賣。她與當時的日本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大將的夫人有舊，便透過這一管道向東條進言，希望將意見直達裕仁天皇，道是她與國民政府的許多政要有交情，東京若有意與重慶媾和，她都可居間安排。

可是東條大將是最典型的大男人主義者，對於女性沒有信心，立刻給川島芳子打了回票。「金司令」碰了自攀附日本軍

部以來最大的釘子。

### 一身是謎的奇女子

這個打擊對川島芳子而言相當大，她開始省悟到她在日本軍部中並無分量。一時之間，她牢騷滿腹，對於日本帝國和偽滿洲國，她都罵起來了。從那時起，她便深居簡出，除了生活糜爛依舊外，對於未來似已不抱希望。她懂英語，從偷聽英語廣播中，她知道盟軍在太平洋作戰的進展，和日軍節節敗退的情形，她不能不思考，一旦日軍戰敗，她將面臨何種情況，她又該何以自處了。

可供她選擇的路有這麼幾條：逃到日本依靠養父偷生；與中共勢力勾結；找關係向軍統局輸誠；待在北平束手待擒。結果前三條路都沒走通，日本無條件投降時，大名鼎鼎的「儼人司令」金壁輝，於民國卅四年十月十日，被中華民國肅奸委員會以漢奸罪明令逮捕，關進了北平第一監獄。

就間諜論間諜，川島芳子絕對算得是個特殊人才。重視人才並注意網羅人才的軍統局長戴笠，對於這個已在自己階下為囚的「金司令」頗為重視，曾數度與她談

話。

戴笠眼光遠大，他看出日本雖然戰敗，終必有再起的一天，遂有意借重川島芳子與日本的關係，由她到日本為軍統局建立一個長期潛伏的情報網。為了使川島芳子釋回日本顯得自然，軍統局設法為她編造了在法庭上辯護的理由：她早已是日本籍，不適用懲治漢奸條例懲處，應予釋回日本，由盟軍總部處理。後來由於戴笠在卅五年三月十七日座機失事殉難，沒有人能如他一般負得起那樣重的責任，川島芳子才在卅七年三月廿五日，被依法執行死刑。

槍斃這位著名的女間諜也顯得很神秘；到刑場預備觀刑的卅多名記者，只有兩名外國籍者獲准進入牢門見證行刑，其餘並未目睹經過。而川島的屍體隨即由日本和尚古川大航領出火化。這一來謠言氾起，傳稱實際被槍斃的只是替身，真的川島芳子已金蟬脫殼前往日本。替死者甚至有名有姓，代價多少也言之鑿鑿。實情究竟如何？在當年沒有答案。但這件事已過去五十餘年，若傳言為真，川島的去處也應早已暴露，至今既無破解謎團，「金司令」當時應是真的死了！